

新式標點

西廂



新式
標點

西

廂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西廂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運費)

標點者

李菊

不許

校對者

張繼

出版者

中央編譯

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街世界書局

複製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關封

山東

南昌

漢口

長沙

北平

杭州

寧波

嘉興

溫州

重慶

世界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街世界書局

奉天

吉林

太原

濟南

煙台

北平

天津

保定

徐州

徐州

廣益書局

漢口

宜昌

長沙

重慶

上海

海

棋盤

中街

市

廣益書局

益

馬

路

市

中央編譯

編

譯

局

局

張繼

繼

良

局

局

李菊

菊

廬

局

局

目次

本事……………一一六

驚豔……………一一六

借廂……………一一六

酬韻……………一一〇

鬧齋……………一一〇

寺警……………一一三四

請宴……………一一二

賴婚……………一一〇

琴心……………一一二

前候……………一一二

鬧簡……………一一六

賴簡……………一一〇

後候……………一一〇

酬簡……………一一四

拷紅……………一一四

哭宴……………一一四

西廂本事

唐元稹會真記原文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豐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流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

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飭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以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活爾之命，不然，爾且腐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辟容，不加新飾，鬟垂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望。因坐鄭旁，似鄭之仰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禮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緣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

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執綯閒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爲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繇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

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幼子弱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意，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

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婉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耶？」及明，靚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瑩瑩，然猶瑩於裯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至長安，洗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削，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氏之出

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恆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氏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恐不敢悵，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償。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歎，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連流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絨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簡，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

脂五寸，致耀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親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笑語，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絃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繼縈，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數，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託。豈其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常

骨化形消，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鳴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枝，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奉綵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知。所善楊巨源，好屬辭，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鶯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佩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麗，花明

隱繡櫺；瑤釵行彩鳳，羅帳掩丹虹。言自瑤華圃，將朝碧玉宮。因遊維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鶯鶯交頸舞，翡翠合歡龍。眉黛羞頻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斜綠鬆鬆。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遇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鸞還歸雉，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暮罷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遠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冲。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楨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哀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蛇，吾不知其

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矣。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欲使知之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歌以傳之，歌載於集中。

六

廂

西

事本

西廂

驚艷

崔夫人唱：

「夫主京師祿命終！子母孤孀
路途窮，旅櫬在梵王宮；

盼不到博陵舊塚，血淚灑杜鵑
紅！」

鶯鶯唱：

「可正是人值殘春蒲柳東門，
掩重關蕭寺中；

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
無語怨東風——」

張生唱：

研；

「游藝中原，脚根無線如蓬轉，
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
向詩書經傳，蠶魚似不出費鑽

棘闌呵，守暖！
鐵硯呵，磨穿！

投至得雲路鵬程九萬里，先受
了雪窗螢火十餘年。

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
兒願；

怕你不雕蟲篆刻，斷簡殘篇！
——」

張生望黃河唱：

「九曲風濤何處險？正是此地
偏；帶齊梁分秦晉，陰幽燕；

雪浪拍長空，秋雲天際捲！
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
東西貫九州，南北串百川。
歸舟緊不緊，如何見？
似弩箭乍離絃——
疑是銀河落九天，高源雲外懸；
入東洋不離此逕穿。
滋洛陽千種花，潯梁園萬頃田；
我便要浮槎到日邊月——

張生游殿唱：

「隨喜了上方佛殿，又來到下
六僧院，
廚房近西，法堂北，鐘樓前面。
游洞房，登寶塔，將迴廊繞遍。
我數畢羅漢，參過菩薩，拜罷聖
賢。」

張生見鶯鶯唱：

「驀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
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
娘罕曾見！
我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
去半天！
儘人調戲，彈着香肩；
只將花笑拈。
是犯率宮，是離恨天！
我誰想這裏遇神仙？
宜噴宜喜春風面！
偏宜貼翠花鈿！
宮樣眉兒新月，侵入鬢雲邊！
未語人前，先腴腴；
櫻桃紅破，玉粳白露，半晌，恰方

言；

似嚙嚙鶯聲花外囀——

行一步，可人憐！

解舞腰肢嬌又軟！

千般娜嬈，萬般旖旎，似垂柳在

晚風前——

你看襯殘紅，芳徑軟；

步香塵底印兒淺。

休題眼角留情處，只這腳蹤還

將心事傳！

慢俄延，投至到權門前面；只有

那一步遠！

分明打個照面，風魔了張解元！

神仙歸洞天！

空餘楊柳煙，只聞鳥雀喧。

門掩了梨花深院，粉牆兒高似

青天；

恨天不與人方便！

難消遣，怎留連！

有幾個意馬心猿——

闌麝香仍在，環佩聲漸遠；

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

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

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我則

說是南海水月觀音院——

望將穿，涎空嚙！

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纏！

怎當他隨去秋波那一轉？

我便鐵石人，也意惹情牽——

近庭軒花柳依然；

日午當天塔影圓；

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見！

將一座梵王宮，化作武陵源！

一陣東風；半天裏微微的幾聲叮鈴兒響，送到人耳鼓裏來。一片靠晚的太陽光斜照着一座七層高的寶塔；顛巍巍的站在一所大院子裏，發出萬道金光來。這時院子裏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影兒，祇有樹上幾隻鶻兒一啻一嘶的和那遠遠的鐘鼓聲酬答着。原來這地方是河中府普救寺裏的一座塔院。這座普救寺是唐朝武則天娘娘派人蓋造的。寺裏養着八九百個和尚，天天在裏面撞鐘打鼓，替人家做功德。俗話說得好：「和尚道士夜來忙。」看看天晚，那班和尚一陣子敲打便完了功德。祇見一羣一羣光頭從那座大雄寶殿裏四散出來，有的回到僧房裏去休息打坐，也有三個一堆，五個一羣，站在廊下院子裏閒談，還有幾個在山門外大樹底下散步。最快活的，便是那十幾個小沙彌，終日成羣結伴，嘻嘻哈哈，既不用

跪拜念經，又不用燒茶煮飯；他師父又十分愛惜他，從不肯狠狠的罵一聲，重重的打一下；放着他們自由自在，不是在大殿裏捉迷藏，便是在山門外賽跑。內中有一個廚房裏的燒火和尚，名叫「惠明」的，他脾氣爽直，最愛和這班小和尚尋事玩耍。這時候，又看見他領頭兒帶了七八個沙彌，東跑西闖，一回兒爬到塔頂上去捉小雀兒，一回兒跳在樹梢頭採果子，內中有一個沙彌說道：「我們爲什麼不到西院子裏去游玩一回呢？」衆人聽了，說一聲「好！」便一窩蜂似的，穿過觀音殿，繞過迴廊，正走到那西院子門口，祇見那院長法本，站在門裏，督着幾個長工打掃廊院。一回頭，見了惠明，便喝道：「哇！蠢蟲！你又來惹禍了嗎？我吩咐你從今以後，你可不許再到這西院子裏來。」崔相國的靈柩和家眷，今天便要到了，你可要照看這班師弟們，不許他亂闖。若有半點不是，當心你的

狗腿！」惠明聽了，便縮着頸子，帶了一羣沙彌，轉身逃去。法本看了他這種形狀，也忍不住好笑起來。正在這個時候，知客和尚法聰帶了一個鄉下老頭兒進來，見了法本，忙上前來，嘴裏連聲喚着：「老師父！」法本也笑嘻嘻的，看着他說道：「趙大哥，這般早晚，你到這裏可幹什麼？」那老趙回答道：「不瞞師父說，我和我弟弟二老官，辛苦了半世，略積蓄了幾個血汗錢，新近在蒲關外西塘地方，買了一方地，蓋了幾間茅草屋子，打算明天進屋去，備了幾樣粗菜水酒，請請鄉鄰，又想起你老師父收我做徒弟一場，也沒有什麼孝敬你老人家的，特意備下一桌素菜，明天請老師父一定要賞光的。」法本聽了，便說道：「啊，你來得不巧了！我寺裏崔相國的靈柩，和崔老太太小姐們，早晚便到這座西院子，原是崔相國生前新置下的產業。如今崔相國死在京裏，那位老太太，帶

了公子小姐，盤桓回博陵原籍地方去安葬。昨天到了府城，打聽得東關下營裏死了渾城元帥，兵士們大變，到處搶掠。崔老太太，怕在路上吃驚嚇，便派他的總管家人，到寺裏來吩咐：「快把這西院子，打掃乾淨，早晚要搬來暫住。」老僧當初又是崔相國剃度的，這幾天忙著照料看管，一兩天怕崔相國的靈柩到來，老僧理應恭候着。你一番好意，我祇得改一天領受你了。」那老趙聽了法本和尚一番說話，便覺得十分掃興。但是聞師父一時分身不開，也是沒法的事體。他低着頸子，正想把自己的誠心，再說一遍，祇見外面飛也似的跑進幾個和尚來，嘴裏連連說道：「崔老太太到了，老師父快出去迎接！」法本聽了，忙丟下了老趙，慌慌張張的搶出大殿去。祇見八個管家，到了山門口，跳下馬來，手裏拿着馬鞭子，趕開了閒人，挺出了肚子，站在兩傍。接着頭牌職事，旗，鑼，傘，扇，一對

一對的走進院子；後面十六個人，抬着一座崔相國的靈柩，四輛車兒，跟着一直到大雄寶殿，簷前停下。河中府派了八名親兵，護送到寺前，幫着彈壓閒人。裏面法本，恭恭敬敬走到老太太的車前，彎着腰，打了問訊。那粗做老媽媽，搶上前來，打起了車簾。老太太見了法本，略問了幾句。車夫卸去了車槓，換上短槓，把四輛車兒，直抬進西院子裏，退出來，走上十多個丫頭，老媽子，把老太太從車子裏扶出來。第一車裏，走出一個俊俏丫鬟來，走到第二輛車子跟前，把鶯鶯小姐扶下車來。第三輛裏，小公子歡郎，自己跨下車來。老太太一手攙着歡郎，鶯鶯小姐跟在後面，慢慢的走屋裏去。停了一回，裏面一片聲，傳出話來，喚「老和尚進去，老太太有話。」這時，法本忙着指點，把崔相國的靈柩，安放在西院子正廳中間，聽說老太太傳喚，又忙着進去。趙躲在牆角裏，看了這般聲勢，早嚇得

他縮着頸子，溜出山門回家去了。

法本從西院子裏退出來，已是黃昏時候。崔老太太祇因路上辛苦了，便去歪在養養神。歡郎便在老太太後房，收拾一間小小書室，正忙著理書本兒，祇見他姊姊鶯鶯進房來，嘴裏說道：「這一間小屋子，倒是很精緻的。」歡郎說道：「姊姊路上辛苦了，壓不在房裏休息呢？」鶯鶯說道：「我屋子裏，他們正忙着收拾東西呢。」說着一見桌上擱着一本簫譜，翻開來看，時第一折便是「卓女當爐」。鶯鶯看上邊的句子，香豔動人，便不知不覺的，嬌聲低唱起來。歡郎聽了，也丟下了書本兒，挨近身去，姊弟並着頭，低低的唱着。歡郎唱得高興，便去壁上拿下一枝玉簫來，跟着譜吹着。裏面一段最妙的是畫眉序，說道：

「詞賦賤如灰，有句難償酒家債，我羞穿積鼻，他恨鎖蛾眉，把青

旗一角挑開，仗翠袖十分遮蓋；
想我當日呵，貧郎車價嫌銅臭，
到今日誥封裙帶。」

正唱到一個帶字，祇聽得房門口嬌滴滴的聲音說道：「好香豔的曲兒！」歡郎看時，祇見紅娘笑嘻嘻的走進房來。鶯鶯說道：「老太太起來了沒有？」紅娘說道：「來了，已經傳飯出去了，請小姐和二爺用飯去罷。」他姊弟兩人聽了，便站起身來走。鶯鶯走在前面，歡郎跟在後面，回過頭來，拿手指點着自己，又點着紅娘的臉兒，道：「我慣鼻，他恨鎖蛾眉。」拍的一聲，紅娘伸手在歡郎手背上打了一下，抿着嘴笑了一笑。回兒，到了老太太房裏，三四個粗做了頭，站在地下。外面老媽子送進菜來，一個丫頭搶來，忙把菜盤端在桌上，一個丫頭裝飯，一個丫頭分杯筷。老太太在上面坐下，鶯鶯打下，歡郎坐在下面。鴉雀無聲的停了一回飯罷，鶯鶯

陪着老太太坐着。老太太：「姐兒的房做在東院子裏，和這裏隔着一重圍牆，可嫌離得太遠，太冷靜麼？」鶯鶯說道：「孩兒却歡喜那屋子幽靜，院子裏長得好一叢樹木，常常得雀兒來叫幾聲聽着，也很有趣的呢。」老太太便揚着頸子，對門外說道：「叫多派幾個老媽子在腰門邊上夜。」祇聽得廊下連珠似的答應着：「知道了！」歡郎在裏屋裏跳出來，說道：「姊姊快不要住在那東院子裏，樹木多的地方是有鬼的呢！」鶯鶯聽了，啐了一聲。老太太不禁微微的一笑。鶯鶯站起身來，一手扶在紅娘肩上，向老太太請了一個安，回房去了。那座東院子上屋子一排三間，正屋中間是廳屋，擺設着小一間客座兒。西面一間，是小姐的書房，東面一間，外房是小姐的妝臺，套房是小姐的臥房。下屋子東面一帶，是抄手迴廊，西面兩間廂房，裏屋子紅娘做了臥房，迴廊的盡頭開着一扇